

一低头，才看见楼下水池的睡莲已经开了，月牙形的池榭里，清水碧叶，莲花如玉。夏天，如约而至。

夏日黄昏，我喜欢去汾河岸边漫步，静静享受这份宁静和清凉，思绪也在晚风中丝丝缕缕地飘散……

抬起头，视线所及处，是天边五彩的晚霞。不由停下脚步，把一团云从橙红看到粉紫，又见它褪了残红，变成暮灰，转而铅青，从水彩画看到水墨画，直至月亮升起，街灯依次点亮。

在我看来，青灰色的云比色彩斑斓的更好看，黑白笔墨，简逸悠淡，好比是墨在纸上濡染，晕染的水是六月的银河水，是夜里花叶间凝结的露珠。这样想着，忽然觉得太原的夏天，就是一幅清凉的水墨画。

水墨，是报晓的牵牛花。夜雨初歇，晨露闪着湿润的光辉，路边篱笆墙的绿叶间开出了蓝色的牵牛花，一朵，两朵……薄薄的花瓣像丝绸一样柔软，清秀而又安静。

水墨，是午后的雨，一滴，一滴，落在树叶上、石板上……水珠在石上晕化开来。偶尔，两三颗清亮的雨点打在我的脸庞上，痒痒的，凉凉的，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。

夏天的水墨画

薛国喜

有时，半路遇雨，雨下大了，索性在汾河岸边的长廊里坐了下来。廊外种满各色草花，密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花朵花苞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

水墨，是市井里的叫卖声。“西瓜，卖西瓜哎，沙瓤西瓜——”“凉粉，卖凉粉哎——”街巷里，传来一声声悠长的叫卖声，叫声带着香味和清风徐来，顿使人觉得清凉无比，颇有些“帝城六月日停午，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，行人未吃心眼开”的味道。

水墨，还是那一桌的家常烟火。临近傍晚，日影微斜，蝉鸣声声，一家子围桌而坐，浸在饭香灯影之中，家人团聚，灯火可亲。

墨分五彩，笔落纸上，变化丰富，气象生动。

浓的是紫薇，或红或紫的细花如木耳弯曲，簇生于枝头则成云卷云舒，远远望去，满树堆霞织锦，似痴如醉。

淡的是荷花，荷叶蓬蓬，连成一片，几十朵娇粉、嫩黄、雪白的荷花柔柔地探出头来，时不时吹来一阵好风，花在动，叶在摇，一一风荷举。

重的是葡萄，连绵不绝的葡萄藤蔓从架子上一倾而下，似绿色的水流，翠绿、深紫的葡萄，点缀其间，一剪子剪下葡萄，慢慢放到盆里，只是看着就觉得满心欢喜。

轻的是停歇在花枝的蜻蜓和蝴蝶，前者的翅膀如纤薄的轻纱，后者如娇花起舞，轻盈灵动。

湿的是“沉李浮瓜冰雪凉”的场景，桃子、李子、西瓜、甜瓜，浸在水潭里，让水意一丝丝缠上来，红的更鲜亮，绿的更明净。午后，切开西瓜，绿皮红瓤，沙莹莹、脆爽爽地透着丝丝的凉意，咬上几口，暑气顿消。

水墨，是夜宿山间，清风拂户，小立廊下，仰头找银河双星，夜色如墨，夜色如水，星光亦如水。

夜深了，夏夜安静下来了，我在书房里，调好颜料，画出了我的并州夏日水墨画。

并州夏日滋味长

消夏与纳凉

刘 宁

太原的一年四季，秋季最宜人也最短暂，冬季漫长而平淡，春季面目有些模糊，眼见草长莺飞时，其实已经进入初夏，至于夏季呢，若用“轮廓分明、个性突出”八个字来概括，倒是允当亦恰当。

夏季嘛，主打的就是一个“热”字，全国各地皆然，但又热得各有千秋。中国“四大火炉”的那种热，是真金白银的热，全天全时，不分日夜，不论黑白，都能热得人心慌气短，胸口憋闷；太原的热呢，徐疾有尺，凶柔有度，似乎颇有翩翩君子的儒雅之气。哪怕是最热的三伏天，太阳未完全升起前，气温真是舒适，甚至是清爽的、绵柔的，如同天地间单为太原人打开了一座超大的中央空调，晨练啊，散步啊，遛狗啊，买菜啊，吃早点啊，男人一件T恤一条大裤衩，趿拉一双皮凉鞋或沙滩鞋，女人一件吊带背心一条小短裙，休闲网球鞋一踏，得嘞您呐，出门走起！若再迎面吹过那么几缕有一搭没一搭的太原盛夏特有的细柳风，嗨，那叫一个轻便，那叫一个舒服惬意！

气温至高、人最难熬的时段，便是中午前后的那三四个时钟，好在太原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普遍钟爱“午睡”，前不久这一地方性“习惯”一经短视频推送介绍，弄得可谓普天之下，尽人皆知了。我观察了一番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小区里，那些外地来并务工的建筑工人，大多是四川、湖北一带的，一到午后，树荫下面的长椅上，铺了一张席子的地板上，单元楼门厅的角落里，也都纷纷开启了午休模式。我曾问过他们其中几个人，在老家也喜欢午睡吗？他们操着掺杂乡音的普通话告诉我，睡个头啊，不如四个人围起来搓麻将牌好多。

在太原消夏，午睡仅仅是基础形式，若能搭配消夏午睡“三件套”，则尽善尽美矣。三件套何谓也？其必曰：卧榻凉席、铁皮蝈蝈、冰镇西瓜。凉席以竹席为上，竹篾席次之，草编席更下之，以其吸热纳凉之功效高低排列之。睡前，铺好凉席。睡中，不时耳遇小笼中蝈蝈的阵阵鸣唱，恍惚间仿佛正置身于田间地头或青纱帐中，轻呼吸，微蹙眉，思莫动，神摇曳，刹那间，感觉似有天风将至，万水涓滴不止。睡醒后，吃块冰镇西瓜，提神醒脑，不亦快哉。

到了晚间，夜色渐浓，暑气开始消退，一天中真正的纳凉时段降临了。不承受白日溽热的熬煮，不会感恩星月下飒爽凉夜的惠德。昼与夜的交替，恩与威的并施，让太原的夏日充斥着哲学味道。啊，清凉的夜呀，该如何赞美它形容它？还是杜甫的诗句“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吴淞半江水”，以及周邦彦的词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”给了我启发，把太原的夏日比作并刀并剪再合适不过了。并州刀，砍骨不卷；并州剪，剪毛不沾。爽利、纯粹，爱憎分明，绝不拖泥带水，正是太原夏日的性格。

连载



51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一种归拢，就是将细碎的小情节，按类聚拢在一起。也就是，将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，分成几个平静的水面，真要是这么眉清目秀，起止干练，也就不会说是什么“蒙太奇”手法，现代派风格了。那么，作

家又是如何将它们搅成混沌一片的呢，说来也很简单，也就是一个小事件里，总有个小零件钩在一起。

比如写到第二个车夫，一出现在大街上，是这样说的：正走着，过来一辆汽车，洋车夫紧抓车把，缩住车身前冲的趋势。汽车过去后，由刘太太车旁走出一个巡警，带着两个粗人：一根白绳由一个的臂膀系到另一个的臂上。巡警执着绳端，板着脸走着。其中一个粗人，显然是车夫，手里仍然拉着空车，嘴里咕噜着。很讲究的车身，各件白铜都擦得放亮，后面铜牌上还镌着“卢”字。这又是谁家的车夫，闹出事让巡警拉走。刘太太恨恨地一想车夫们爱肇事的可恶，反正他们到局里去，少不了东家设法把他们保出来的。

就是这么一小节文字，照

应了东安市场门外杨三和王康打架的前事，又伏下了卢二爷分头打电话，托面子求人放了他家车夫的后话，还开启了待会儿去了张府祝寿跟丁大夫打牌的现状。

末后编辑编稿子见报，这儿的编辑你觉得突然吧？看仔细点，一点也不突然，作者的针脚密着呢。卢二爷约了老孟和逸九品尝糕点和冰激凌，逸九由邻座的一个女子的装束和眉毛，想到了他的姨表妹阿淑，那个女人不是独自一人，相随的还有他的男朋友，书里是这么写的：邻座上两个情人模样男女，对面坐着呆看。男人有很温和的脸，抽着烟没有说话；女人的侧相则颇有动人的轮廓，睫毛长长的活动着，脸上时时浮现微笑。